

边防军的眼睛

BIAN FANG JUN DE YANJING

龔 德 等 著



边防軍的眼睛

龔德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69666-67

內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集的七篇小故事，内容有描写边疆各族人民和边防軍紧密合作，以机智、勇敢的行动，搜捕潜入国境的特务，也有如“迎河集擒匪记”、“路”描写特务潜入农村后，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門和农业社的干部怎样和敌人斗争，终于把特务一網打尽，捍卫了祖国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



边 防 軍 的 眼 睛

著 者 龔 德 等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1 13/16 字数：41,000

1958年10月新1版

195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70,000册

(原文化版印105,000册)

統一书号：10078·0138

定 价：(八) 0.14 元

L36

目 次

一張裝在玻璃管里的紙條	龔 德	1
“情報員”的真面目	龔 德	8
甌江口外	龔 德	15
潛伏哨	龔 德	20
边防軍的眼睛	龔 德	23
迎河集擒匪記	葛劍鳴	31
路	从 林	43

一張裝在玻璃管里的紙條

龔 德

1954年夏季的一個風雨之夜。

班長馬祥帶着戰士王健林巡邏在海堤上。他們走了一截路，便伏下來，看着面前的沙灘和白茫茫的海面。海面那邊隱現着一座大山的陰影，那是金門島。金門島上不時地閃起火光。

馬祥猛然用肘撞了撞王健林。王健林順着班長手指的方向一看，發現一個人影在沙灘上晃動。

班長馬上喝道：“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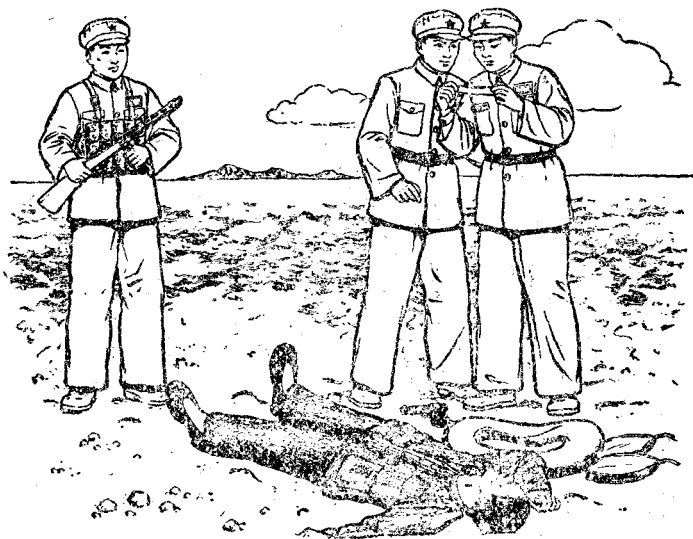
那人不答腔，撒腿就往海里跑。

馬祥、王健林跑下海堤，追上去。走不了几步，那人打過來一槍，子彈在馬祥耳邊擦過。兩個海防戰士當即還擊。那人中彈栽倒在沙灘上。馬祥、王健林上去一搜查，發現屍體身上斜角背着一個汽車輪胎，兩手各握一個球胎。一支加拿大手槍，落在屍體旁邊。除了這些東西外，再沒有找到任何可作線索的物件。

馬祥和王健林將屍體搬上海堤，等候上級處理。

天明時，一輛吉普車开到海堤旁。幾個保衛工作人員下車後，他們和守護屍體的哨兵談了一陣話，然後拍攝現場照片，接着便檢查屍體身上的衣服。衣服上沒有發現可供研究的材料。保衛人員檢查了輪胎、球胎。球胎里沒有什麼東西，只是發現輪胎

里有一根硬梆梆的东西。他們当即將輪胎剪开，發現一支比体温表稍粗一点的玻璃管用薄橡皮膠在輪胎里面。玻璃管是用軟木塞住的，軟木上还涂上一層白蠟。玻璃管內裝着一張普通的白紙条，白紙条上却沒有一个字。



保衛部办公室。

謝科長在化驗那張白紙条。白紙条上現出了几行栗色的字。
謝科長兴奋地念着这几行字：

“金門西方公司老板閣下：駐郭家灣的八連于后天出發，开往牯嶺，有重要任务。关于策反之事，我們已按閣下指示做了，但共軍人員都是些怪物，引不动他們的心。目前我們物色了一个对象，只是时机还未成熟（熟）。……配给我的电台，何时能來？……二〇八頓首。”

謝科長反复地研究着白紙条上的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符

号。成熟的“熟”字寫錯了，顯然寫這張条子的人文化水平并不高，并且好像是一个女人的筆迹。在這張紙条上，只有敌人的代号，更看不出他們策反的对象是誰？目下，唯一可供偵查的綫索，是“郭家灣”“八連”兩個名詞。謝科長進一步作了分析：敌人的策反对象，很像是我軍的一个軍官，因为士兵一般說來是很少有可能預先知道部隊的行動方向和行動日期的。这个分析，使偵察工作的面縮小了许多。

政治机关把这件疑难案件交給謝科長要他負責破案。

謝科長穿了便衣，傍晚时分來到了郭家灣。和他同行的，一位是縣公安局的股長，另一位是鄉治安員。他們一走進郭家灣的村口，迎面遇上了一個年約四十歲光景的庄戶人。庄戶人和鄉治安員打了声招呼，便慌忙穿進巷子里去。

公安股長問鄉治安員道：“那个是誰？”

治安員答道：“郭老富。”

他們一到村長郭忠國家里，郭忠國正在吃晚飯。

治安員向村長介紹了謝科長和公安股長后說：“老郭，我們來了解一件要緊事情。”

“什么事？”村長放下飯碗問。

这时村長老婆已收拾好桌子，到廚房里去洗碗了。謝科長就和村長談了案件的發生情况，然后拿出了那張紙条來。謝科長問村長道：“你看，这个字体是你們村里誰寫的？”

郭村長接過紙，撥亮了油灯，認了認，搖着头說：“我文化淺，看不出來。”

“你們村里有可靠的青年人能認这字体的嗎？”

村長想了想，看着治安員說：“我兄弟，郭忠民，他是民兵，也是共產黨員。”

治安員點頭說：“唔，忠民，行。我去叫他來。”

在治安員去請郭忠民的時候，謝科長又拿出了一張從現場搶下來的照片，給村長看。村長對照片上所拍的屍體，仔細地端詳了一會，仍然搖頭說：“郭家灣沒这个人。”

過了差不多一袋烟工夫，郭忠民來了。

郭忠民先認照片，想了想說：“这人很面熟。对了，我在老富家門口見過他。老富對我說，他是蛤蜊岙的民兵，是老富的親外甥。”

“是什麼時候看見他的？”謝科長問。

“是八連行動前三天。”

“郭老富是什麼人？”

“是第二互助組組長，下中農成分。”

治安員插上來說：“他在四年前自首過。據他自己說他二十幾歲時在南洋做過船工，1950年4月從香港回來，並說他在香港遇上了國民黨的特務，特務要他供給內地的情報。”

“這幾年老富進步啦，”村長說，“從前他是個二流子，專愛勾搭女人。”

謝科長點著頭，細心地傾聽每個人的話，接著問：“老富和我們八連接近嗎？”

“他是季排副的房東，”郭忠民說，“有時他和季排副閑聊聊，也算不上親熱。”

“那末什麼人和八連干部最接近呢？”

“那只有顧小花。聽說她和季排副已經‘訂下終身’啦。為這件事，聽說八連同志向季排副提出了許多批評，季排副還做了檢討哩！”

謝科長又問顧小花和郭老富的關係。

原來顧小花的母親顧鳳蘭是個寡婦，十九年前她是郭老富的姘頭。村里人都傳說，小花是老富的親骨血。老富從香港回來

时虽说帶了个老婆回來，但还是三天兩头要到顧鳳蘭家去。小花在老富面前十分嬌，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富大叔”，要他買花衣服給她。

談到这里，謝科長拿出那張紙条給郭忠民認。

郭忠民粗粗一看，就說是顧小花的筆迹。

“你有小花的字樣嗎？”謝科長慎重地問。

“有，村里黑板报就是她寫的。”

謝科長和公安人員馬上到黑板报跟前，逐筆逐字對正，字体完全一样，連成熟的“熟”字也都寫成“熱”字。

事情是十分明朗了。謝科長和公安股長一商量，当即抽調了一些可靠的民兵，由郭忠民帶着，監視在郭老富家的四周圍。

公安股長和治安員來到顧鳳蘭家里。

顧鳳蘭一看來的是兩位公安人員，心头直跳个不停，但故作鎮靜地問道：“二位同志，有何貴干？”

“請小花到村里去一下。”治安員說。

一听這話，顧鳳蘭心里更慌了，就惡狠狠地說：“人民政府是青天，可不能冤枉好人！小花这孩子家，犯下什么錯？你們要她去？”

“犯下什么錯，你們自己知道。走！”治安員放下臉來說。

顧鳳蘭护着小花，还想糾纏，叫治安員攔开了。

小花背倚着牆，尖着嗓子叫道：“媽，去就去，看他們能吃掉我！人民政府不能不講理！”

村長的堂屋，臨時做了謝科長的辦公地方。

顧小花坐在謝科長對面，用挑戰的眼光，敵視地望着謝科長。

“顧小花，你老實地說吧！只有老老實實說，才能得到人民政

府的寬大。”

“同志，要我說什麼呀？”她裝得十分詫異地反問。

“你想一想吧！”

“要我說什麼呀？”

“說你自己干的事情。還裝什麼蒜！”謝科長的嚴厲的目光，逼得那張搽着脂粉的臉不得不沉重而惊恐地低下去。

室內充滿着緊張和沉悶的氣氛。煤油燈的煙塵，染黑了燈罩的腰部。室內顯得黑魘魘的。小花的雙頰，這時變得格外蒼白了。

“老實說吧！”謝科長的聲音顯然不再容許對方遲緩了。

小花還是低着頭說：“要我說什麼呀？”

當謝科長把那張寫着栗色字迹的紙條攤到小花面前時，她像觸了電似地全身顫抖起來。眼睛竭力避開那張可怕的紙條。良久，她“哇”一聲哭了，兩手緊捂着臉，從手指縫里漏出來含糊的聲音：

“不是我，是老富大叔他叫我……”

郭老富家。

郭老富在內房翻弄着什麼東西。

他老婆在廚房里罵道：“你这老不死，整日在小花家轉！那只‘臭咸菜缸’把你老眼迷花啦！”

“嚷什麼，嚷什麼！”老富走出內房，到屋子外邊張了張，見沒動靜，就走進來小聲對老婆說：“天傍黑時，我見公安局、鄉里有人來，說不定小四在海邊上出了事，我得到后山去躲躲。有人問起我時，你就說到廈門去治牙病了，千萬別說我到蛤蠣番朱小四家去了。”

他老婆一聽，醋勁消了大半，也小聲說：“你快走吧！那東西藏了沒有？”

“藏在醬缸里。”

老富“呼”一口吹熄了灯，將手槍往怀里一揣，閃出了大門。

他踮着脚尖，从左边的小巷里穿到村外的野地里，正要快步往后山走去，冷不防有人喝道：

“誰？哪去？”

“我我，我老富，去帮老春家找牛去！”說着，老富的右手已掏出了手槍。

“举起手來！”郭忠民的槍口指着老富。

“忠民兄弟，这……这做什么？”話未落音，老富扣了扳机。

郭忠民觉着左肩窩着了什么东西，身子一晃，栽倒在地上。埋伏在他身后的民兵，立即开了一槍，击中老富的右膀。手槍从老富手里掉了下來。

不一会，公安股長在老富家的醬缸里搜出了一只瓶，瓶內裝着四包密寫用的藥粉。

鄉治安員在老富家門口，遇上了前來通風報信的顧鳳蘭，將她一道帶到了謝科長那里。

軍事法院審判室。两个持槍的战士，押着一个由于政治麻痹、丧失警惕而泄露國家重要机密并已被特务利用的罪犯走進來。犯人低着头站在審判員面前。他就是郭家灣群众所說的“季排副”。

第一次審訊开始了。

“你知道顧小花是什么人？”審判員問。

犯人十分自信地答：“她嘛，是顧鳳蘭的女兒，是一个天真的姑娘，我敢保證她政治上沒有問題。”

“她問过你多少我們軍隊內部的事？”

“那多啦，不过我是很警惕的，每次她問我时，我总很少和她

談的。”

“上星期她問你什麼？”

“她問我我們八連幾時開發，開到哪里去，幹什麼事，她能不能跟我去，等。”

“你告訴她沒有？”

“我這點警惕性還是有的，怎麼能把秘密告訴她呢？！我只揀些不重要的事情告訴她，反正她听了也猜不透我們的底細。”

“她是什麼人介紹給你的？”

“郭老富，一個很進步的互助組長。他在政治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犯人在以後的回答中不斷為自己的警惕性辯護，在他的供詞中看，好像他是一個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人。

審判員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憤怒了，將那張寫着栗色字跡的紙條遞給了犯人，說：“請你看看你的‘愛人’寫的信吧！”

犯人一看紙條上的筆跡和內容，頓時大吃一驚，雙手發抖地說：“是她？是小花？”

審判員陡然立起，聲色俱厲地喝道：“收起你這種罪犯的‘警惕性’吧！人民不需要你這種‘警惕性’！”

“情報員”的真面目

嚴 德

一天上午。陸軍某部保衛部的李科長，奉命來到海防前綫某城市，找專署公安處聯系工作。公安處吉處長去省公安廳開會了，處里工作臨時由裘科長負責。

裘科長和李科長交談工作情況後，隨口說了一句：“這些情

况，前几天我也和一位海軍情报員談过。”

这句很平常的話，却引起了李科長的注意。李科長暗想：海軍情报員來搞情报，怎么不和駐在这一地区的陸軍有關部門联系一下呢？况且，这个城市又靠近海防前綫，他到这里來搞什么情报呢？

“这位情报員叫什么名字？”李科長問。

“叫聶海庭。”裴科長見李科長注意这个人，他也把自己的怀疑說了出來，“我們也很奇怪，他既然來搞情报，居然三四十天內不來與我們公安处，公安局联系。”

“他現在住在哪里？”

“海明旅館。”

“住旅館？”李科長的眼光从裴科長的臉上移到淡綠色的窗簾上。他深思着：一个軍隊情报員，竟住在对机密一無保障的旅館里，而且長期地住。

“他是哪个單位的？”

“是××海軍的。”裴科長从公文夾里找出聶海庭的那張介紹信來給李科長看。那張介紹信和一般的公文格式無異，有編號，有公章，有日期，只是公章的暗号看不出來。

“我們需要馬上查一查这位情报員的政治面目！”李科長把介紹信放在桌上說，“至于查的方法，我想还是請你考慮一下如何？”

裴科長会意地点着头，就抓起電話听筒，撥了个號碼。先与市公安局联系。

海明旅館北边的后街上，有一幢瓦屋。牆壁已經有些傾斜。屋頂上長着許多枯黃的小草。兩扇褪色的大門，終年緊閉着。东鄰西舍也从沒人進這門的。这几天，却有一位海軍軍官有时打这

門里出入。这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这幢瓦屋的主人，叫金大倫，是个被管制分子。这天他躺在一张藤椅上，露出一盤黑里帶黃的門牙，对軍官說：

“聶海庭先生，你可以走了，事情办完了，别忘了我大倫。”

聶海庭坐在一張小凳上，把嘴湊到金大倫的耳旁輕聲說：“三張，三張圖，一千元，少一元我不撒手！”

金大倫小心翼翼地從藤椅上坐起來，眯縫着狡猾的眼說：“有我的条子去，老山还会給你虧吃！——那三句話，万不能顛倒，也不能漏了一個字，否則老山是不理你的。这种行語，你老弟也不是不懂。好吧，你可以走了！”

軍官起身，哈了哈腰，閃出了褪色的大門。

市公安局派出的一名公安員，來到海明旅館，不动声色地翻了翻“旅客住宿登記簿”，便退了出來。在門口，他碰上了一位穿海軍制服的軍官。軍官掖着一只黑皮公文包，嘴里銜着支香烟。

公安員客气地走上去，說：“对不起，点个火！”

在点燃香烟的时候，公安員察看了軍官一眼。

这种偶然的事情，对于这位軍官來說，似乎也成了一种威脅。

他一進旅館的門，忙問老板：“公安員來做什么？”

“看了看‘登記簿’。”

“还問什么沒有？”

“沒有。”

那軍官听了隨即裝得欽佩地說：“我們公安机关的工作挺深入呀！”說着走進了四号房間，拴上了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他在苦苦地思慮着。連老板叩門問“聶同志要茶嗎？”也使他疑懼起來。他把剛才的事，前夜派出所查夜的事，巷子里有几个少先隊員盯着看他的事……联系起來一想，不覺打了個冷戰。他預感



到，公安机关注意他了。他不能陷于被动，得采取主动进攻的手段，消除这个威胁。他把刚点着的香烟，扔进痰盂，急急地打开了公文包。

裘科长匆匆走到李科长跟前，把市公安局已掌握的线索告诉了李科长。看来，这“情报员”身上大有文章了。

此时，传达员进来报告说：门口有一位海军同志来找吉处长。

“叫他进来！”裘科长向李科长使了个眼色，“好啊，找上门来

了！李科長，軍隊內的事你熟悉，由你和他談吧！”

辦公室只剩下李科長一個人。室外傳來略略的皮鞋聲。接着，走進來一位衣服整潔、夾着公文包的海軍軍官。

他見了李科長，也不行禮，只是傲慢地問：“吉處長在嗎？”

李科長請軍官坐下，說：“吉處長有事，他委托我和你談。”

軍官打量了李科長一眼，見李科長穿着便衣，便道：“我是奉××海軍××總指揮部的命令，找吉處長本人接洽工作的。”

“有什麼事，你和我談吧，我是本處科長。”李科長說。

軍官遲疑了一陣，說：“好吧。我是××總指揮部的參謀，來本市三號工地檢查工作的。順便來此了解一下本市的政治情況。還打算和本部的情報員聶海庭同志聯系一下。”說着，掏出了介紹信。介紹信上的內容和他口述的一樣。

李科長看過介紹信後問：“你就是聶標同志嗎？”

“是的。”

事情複雜了，這位聶標可能是來給聶海庭打掩護的。李科長這樣判斷。

“聶標同志，我們很擔心，聶海庭同志單獨長期住在旅館里恐怕會洩露機密。”

“這你放心，他是老黨員，警惕性是很高的。”

“我們意思，還是請他住招待所好。”

“感謝你們的關心。不過聶海庭同志住旅館是上級的指示。因為他是老干部，現在還沒有愛人，領導上讓他在地方上選擇一個對象。”說到这里，聶標隨即拿出一封信來說：“這是總指揮部寫給聶海庭同志的信。”

李科長接過手來一看，信上所寫的，比聶標說的還要荒唐。而特別引起李科長懷疑的，是信末簽署的日子。

“請問，你是坐什麼交通工具來的？”

“火車、汽車、輪船。”

“路上待了幾天？”

“四天。”聶標覺察到李科長對他有了懷疑，馬上補充說明，
“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林秘書寫錯了。”

李科長覺察到聶標在說這話時，已顯露不安的神情。

“聶標同志，你是剛從三號工地上來嗎？”

“是的。”

談到这里，開飯鈴響了。李科長請這位參謀一起去吃飯。

聶標覺得自己已被李科長懷疑，心里很緊張。他婉轉地推却說：“我到街上去吃吧！”

“不，這里預備了你的飯，一吃好飯，我就和你談你要了解的情況。”

“不客氣，我順便去買包煙。”

“愛，哪有叫客人買煙的道理。煙，我們有。”

聶標沒法，只得跟着李科長去吃飯。

開飯的時候，李科長給三號工地打了個電話。三號工地的回復說：他們那里根本不知道有一個姓聶的參謀。

飯後，李科長和聶標仍然對面坐着。但李科長的神色變得十分嚴厲。他一開始就單刀直入地說：“很對不起，我們需要看一看你的公文包，因為我們對你的軍人身份感到懷疑！”

聶標萬想不到事情變得那麼快。他拼命掩飾自己的惶恐，裝得大受侮辱的樣子，立起身來，緊夾着公文包說：“請你們尊重我們總指揮部！我的公文包，請原諒，不是我的直接首長是沒有權利檢查的！如果你們對我不信任，那可以和我們總指揮部聯繫！”

看，他說得那麼理直氣壯。但李科長仍沉着地說：“這用不到你提，我們已經聯繫過了！”

聶標見勢不好，想舉起身邊的椅子摔過去。可是兩個公安員